

新民晚报

美,是一种搭配,一种组合,一种互动。

去纽波特海滩,不仅是去看海滩和海,那固然是美不胜收的。其实,没有天空,没有阳光,徒言海的美,海滩的美,那是一种木然的心造,或者说,几乎难有震撼心灵的美可言。我在夜色如墨的晚上去过海滩,在阴雨天去过海滩,我的笔或许能拿捏出几段病态的文字,那文字里关于海和海滩的美是矫揉造作的。

在海滩边溜达久了,发现除了阳光,除了蓝天白云,通向一望无际大海、闪烁着白银一般光泽的沙滩边,那树木花草,那成排成片造型美丽别致、色泽亮丽的海边的房子,那早起的海鸟和人,分明都是海天一色的海滩美景不可或缺的搭配,是浑然天成,是美美与共的组合。

一顿早上的美餐能造就一天美好的心情,一段早餐后沿着海滩的散步能延续心情的美好。在Newport Channel Inn旁那家只供应早餐和午餐的咖啡店用过早餐后,心情就像眼前布满阳光的天空。突然想起《蒂凡尼的早餐》里提到过的某个让人充满渴望、充满追求的早晨,当然,那是在纽约的布鲁克林,但清澈如洗的早晨给人的感觉应该大不相同,无论在大都市的某个角落还是海滩。

早晨的沙滩上有一些散步、锻炼和慢看着大海的人,沙滩边上,远近都有一些房子和棕榈树,房子高矮参差,毗连成行,形成街区,还是旅游淡季,一些房子空着,靠近这些建筑物,有一群少年在玩沙滩排球,他们应该是当地人。沙滩上的砂子很细,几乎是白色的,与蓝色的大海

泾渭分明。从街区经过沙滩走到大海边上,有一条地毯,质地粗糙,耐踩,也不是红色的,最大的好处是不让溅起的砂子跳进鞋子里。人们在地毯上来来往往,有的肋下夹着冲浪板,有的背着半人高的行囊,一个胖子仰天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,身子枕着衣裤,靠头处摊放着一只黑色的大双肩包,胖子估计是个旅行者。沙滩上矗立着一个木制的瞭望台,进入旅游旺季后,救生员们一准会出现在那里,此刻则是沙滩和大海的一个点缀。平静海,真正的海滩美景应该如此,有一些人,有一些建筑,星星点点,但不能过于喧嚣,要紧的是多一点静谧。

真正的美景总是跟人的心境相通。

徐志摩写《再别康桥》时实在年轻,那时的他,心中只有秋水伊人。康桥到底怎么美,他没有写出来,他心里真正的美景是人。那康桥风从上世纪一直吹到今天,正处妙龄的少男少女和曾经的少男少女蜂拥前往康桥,带着那首撩拨心弦的短诗去,带着那首短诗归,心潮是否依然澎湃,无人得知也无人理会,康桥究竟美在哪里?

梭罗写《瓦尔登湖》,他笔下的世外胜景,其实跟徐志摩殊途同归,更多是一种心造的美。梭罗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美,也许,也曾想过有位佳人,在水一方,没有梭罗的心态,瓦尔登湖的景致在人们眼里恐怕只是流于一般。我们在海边逗留得够久,好不容易邂逅大海和沙滩,那景状就像手里抓到一把沙子,只想紧紧攥住,能抓多久就多久。离开海滩,我们在海边的街区转悠,一栋栋地

海滩边的房子

张光武



一个人的房间只属于一个人。一个人的房间,不仅仅是一扇门、一扇窗户,它还需要可以坐下思考的椅子,可以休憩的床,可以放置物品的桌子,最好还有书架、衣柜,让一个人活得有存在感和仪式感。一个人的房间,还必须兼具开门和关门的权利,一个人有权利迎接新的来客,也可以委婉地拒绝。一个人的房间,可以容纳一个人或是很多人,但必须由自己决定。

在一个人的房间里,

他和世界可以是联系的,也可以是隔离的。他可以主动用科技去了解世界,也可以刻意屏蔽它。他只活在当下,此时此刻,只活在自己的呼吸中,而不是

一个人的房间

郭晓懿

仰人鼻息。他知道不论做什么,只要不违法,不侵害他人,都是可行的,他应该有权利在自己的房间里颐指气使,肆意妄为。当他关上房门的时候,世界就和他隔离开来,不论外界发生什么,他可以激动,踌躇,镇静,可以焦急地踱步,也



天坛古树

(速写)

肖复兴

打量观赏那些造型色泽各异的房子,因为确实很别致,很美。仔细想想,一个人充其一生,能住过几栋房子?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住在一个地方,一栋房子里。房子是生命的寄居地,衣食住行,住,虽然放在第三位,其实跟衣食一样重要。欧美人经济条件再差,不肯在吃住上亏了自己,每个家庭在住房上都是着实花了一番心思的,他们不但希望自己住的房子舒服、美观,而且不愿跟别人家雷同,不愿从众,于是在设计上总是标新立异,与众不同,这样就造成了房屋外观的多样化和美

导致糖尿病。

肠道菌群的研究还只是在起步阶段,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对于民众而言,首先是理解细菌并非皆是有害之物,在人们肠道中存在着大量有益的细菌可以称之为“益生菌”,对于这些益生菌理应着意保护。比如:切勿滥用广谱抗生素、泻药及消炎止痛药;注意饮食卫生,避免腹泻丢失益生菌;避免长期摄入高糖、高脂食物及久坐少动的生活习惯,可以维持肠道菌群的正常状态。

益生菌之于人实在是一种“共生”的关系,共生是指相互的需要,人需要益生菌、益生菌也需要人体提供给它养料,有利于益生菌生长繁殖的养料称为“益生元”,可溶性纤维素中的低聚果糖、低聚半乳糖、菊糖等皆属此列。这些“益生元”主要存在于麦麸、豆类、水果、干果、蔬菜茎叶之中,经常摄取,有利于益生菌的生长,有益于人体之健康。



可以扭开音乐开关,可以在地上撒泼打滚,也可以懒洋洋地躺在床上。总之,在自己的房间里,他可以为所欲为,而不顾他人的看法,或是世俗的眼光。一个人的房间就是一个避难所,一扇阻隔的门,就隔离了所有外在的声音和颜色。

我一直觉得,一个人的房间,是必须的。譬如说,大学的宿舍就不适合一个人的独处,因为少了很多私密和隐私。毋宁说,和人交往是好的,但是如果不能独处,特别是在疲惫和低谷的时候还要和他人一起交流和生活,对于许多人而言,其实是不舒服的。这个世界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人,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拉拉队长,像磁铁一样吸引人,又像纺织女工那样善于编织人际关系网。他们也未必希望在人声嘈杂的海滩里,面对生活的千疮百孔。他其实并不喜欢这样。他只想安静地、作为一个人地好好生活着,存在着,思考着,以至于昏昏睡去。一个人的房间对于这种人来说是必须的。

当每个人都能暂时地和外界隔离,并更好地思考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时候,很多想法或许会应运而生。譬如说,是否应该做这件事情,那样的做法是否得体,接下来的人生应该怎么办呢。很多的时候,人的决策和思维,需要独处的空间,屏蔽外部的干扰,回归内心的选择,而这时候,一个人的房间就起了隔离的作用,它使得一个人更容易直面自己

许多个日子组合成人生的历程。在这个日积月累的历程中,有些日子是令人感动和难忘的。曾经的日子,过往的日记,时隔多年翻开,只是为了不可忘却……

1983年10月1日(星期六)

今天是我的20岁生日,也是工作后迎来的第一个生日。因为生逢国庆,父母给我的名字抹上了比同龄人更多的喜悦。此时从宿舍的北窗望出去,我所在的诸暨马廊矿区已打出鲜艳的红,写着“庆祝国庆”。走进食堂,几个同事亲切地唤我的名字,听来有了特别的意味。

去年冬,我结束高中生活之后,考入父亲所在的有色地质勘查局。一转身,成为“老地质”的后来人。

眼前的一切依然新奇。我的青春深一脚浅一脚地探步于山村旷野。同住一室的蒋师傅,当年也在山峦起伏中开始他的“青春之歌”。此时,他坐在床前,默默地抽他喜欢的“大前门”,我便轻声问“想女儿啦”,他说:“哪能不想?”我们同在402钻探机台工作。半年多前,我们几个人职进山,矿区开欢迎会。蒋师傅即兴讲述的故事瞬间让我们情绪起伏难平——他老家广东,一年回家一次。一年春节,矿区安排他返乡与家人团圆。大年三十下午走进家门,女儿远远地望着他喊“叔叔”。做母亲的一把抱住女儿,含着泪教女儿喊“爸爸”。可女儿摇摇头,还把小脸蛋藏了起来……

过了半月,蒋师傅又要离开家了。女儿这回抱住他的双腿,声声含情喊爸爸:“爸爸,爸爸,爸爸不要回家了……”蒋师傅面对骨肉之亲、夫妻之情,万般滋味上心头。他使劲忍着自己的情绪告诉女儿:“女儿的家就是爸爸的家,爸爸这是回单位工作呀,爸爸想着你们的……”

在矿区,大家都爱称呼老蒋为老板。据同事们说,这是因为老蒋像个人,对人对己对事都十分严格的缘故。

四十年

卞建林



今年,是进大学四十周年,班上同学聚了一次。四十年,就人类历史而言,是极其微不足道的,但就个人而言,从读书、工作、退休,单身、有家庭、有子女、子女也有子女,身份的转变代表了人生的各个阶段。

有些老师已离我们而去,而见到的老师乐观健康,看见老师这样,由衷高兴。我们的三观,在入学时基本形成,就像乐器定调,此后的岁月,只是它漫长的回音。同学相见,既熟悉又陌生,虽然话题涉及健康、子女、社会等各方面,但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”还是同学交往的基本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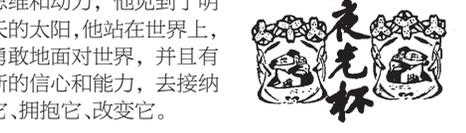
从入学到现在的时间段,基本上和改革开放同步,这四十年,人类科技、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身处其间,有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感觉。以前,常看到前人感慨人生苦短,光阴迅速,觉得这种感触离自己很远,现在,不觉也到了容易感慨的年龄。四十年时间很长,也很快。在同学相聚握手的那一刻,深深地感受了一次子在川上曰的那种含义。

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

(满江红) 王少普

大浪滔滔,回眸瞰,激流荡恶。抬眼望,瀛波澎湃,远风帆悦。万众七十华诞庆,诗词贺喜山河乐。奋进捷,理想贯云霄,豪情越。

统一志,昭日月;经纬善,强国跃。展红旗猎猎,壮怀激烈。继往无弗慷慨史,开来勇探虹霓略。巨龙腾,任雀噪鹰器,凌云赫。



他则说,做老板又有什么不好呢。

今天,当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写下这段日记的时候,想到了老师在课堂上阐释过的两个字:“脊梁”。蒋师傅他们这一代人,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,不就是地质勘查的脊梁?

下午3时许,我与蒋师傅他们一同上山、接班,开始又一个小夜班作业。我们的“作业”是,以地质钻井的工艺,把地底下的岩芯取上来,标注好每一段岩芯的深度,送入化验室……蒋师傅突然问我:“你真是国庆节出生的?”我点点头。他说:“这要感谢你的母亲,母亲了不起。”接班之后,老将提议,请地质员小杜带相机上山,为我拍摄一张以402机的钻塔为背景的工作照。

高高的钻塔,就不好比挺拔的脊梁?我,以及我的同伴们,能成为未来的脊梁吗?刚刚度过的一小段日夜并作的野外生活,给了我一些从未有过的体验。苦苦乐乐,终究是生活中不可缺失的滋味。

夜色覆盖了山峦,我们在钻塔前坐下来。不知谁哼了一句,大家开始一起唱,放不下的是那支《勘探队员之歌》——

是那山谷的风,吹动了我们的红旗/是那狂暴的雨,洗刷了我们的帐篷/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,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/背起我们的行囊,攀上那层层的山峰/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,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!……

是那天上的星,为我们点燃了明灯/是那林中的鸟,向我们报告了黎明……/是那条河的河,汇成了波涛大海……/把我们无穷的智慧和,献给祖国和人民。

歌声激昂,情愫昂扬。我们都站了起来,挥舞双手,打着节拍。这样的歌,属于今夜!

新时期的“马天民”,每年都在岗位上过生日,明请看本栏。

责编:史佳林

那年那天

严国庆